观察

明代东北八成以上边贸集中在开原

马市岂止于买卖

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

明代开原马市，是辽东存续200余年规模最大的官方边贸互市。依托独特区位，这里汇聚农耕、游牧、渔猎三大文明，集中了明代东北八成以上边贸，远不止马匹交易。它以经贸为纽带，既是管控边疆的羁縻治理载体，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连通东北亚的重要枢纽。



明代辽东马市复原图。

不只是市场

把时间往回拨600年。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三月，福余卫指挥使喃不花上奏，说部属想来“货马”。算路程，两个月才能到京师，天又渐渐热了，北方人不耐暑。明成祖朱棣听罢，颁下一道旨意：不必再往京师，“于广宁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”，马到了，给价，即遣归。次年三月，开原、广宁马市正式开设——开原两处，广宁一处。这就是开原马市的起点。

“这件事不能只看成买卖。”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展览展示中心副主任周璇说，北方少数民族部族前来售马，明朝防务建设也亟须马匹，这是马市设立最直接的动因。明初，明廷兼顾边疆秩序稳固与族群融通，马市成为边疆治理、促进各族往来的重要载体。“终明一朝，马市始终不是单纯的市场，而是一种羁縻治理手段，依托经贸往来，推进边疆安定与族群交流。”

开原恰在合适的位置上。这座城在辽东边墙的最北端，辽河从西边流过，往西是蒙古兀良哈，往北是海西女真，往东是建州女真。开原市旅游局原局长、历史学者刘兴晔告诉记者，当时的开原城衙署云集，三万卫、辽海卫同驻一城，管理辽东马市的提督马市公署也设在这里，统筹开原、广宁、抚顺、宽甸、瑷阳、盖州各处马市事务。

到万历年间，开原形成了“三关三市”的格局：镇北关俗称北关，对接叶赫部，市设在马市堡，距城20里；广顺关俗称南关，对接哈达部，市在东果园，距城15里；新安关对接福余等卫，市在庆云堡，距城40里。三座关，三座市，像三只口袋，把草原、山林的物产与中原的粮食布匹汇聚一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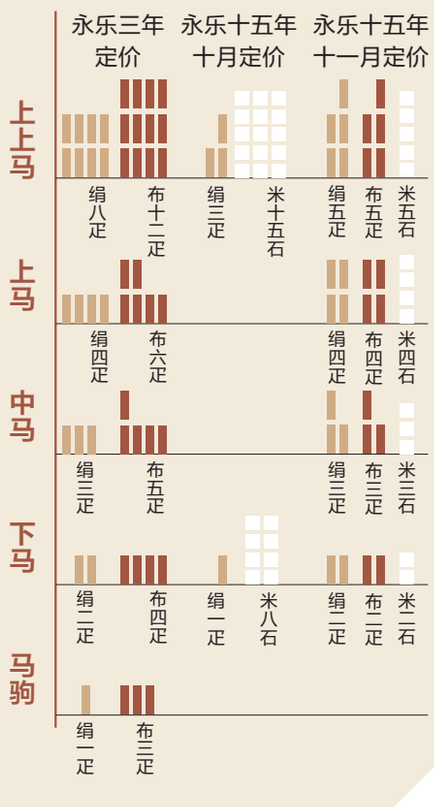
刘兴晔在地方志和档案中梳理多年，他认为开原其实是“四关四市”——万历初年，城西南60里的清河关下还设过一处清河马市，市址在后施家堡。“‘三关三市’是概说，‘四关四市’才是实情。”他说这话时很肯定。

进关要有凭证。敕书是朝廷颁给各部首领贸易与朝贡资格的凭证，相当于盖有御印的“通行证”。刘兴晔介绍，海西女真共持有999道敕书，一道敕书对应一份入市资格，无敕书者不得入市，敕书总量不得随意增加。

开市有日子。据周璇介绍，各马市开市周期不一，开设初期频次较低：“开原每月初一至初五日一次；广宁每月初一至初五日一次，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。”随着马市由官市向民市发展，开市频次持续增加，万历年间贸易规模扩大、入市人口增多，开市安排更为灵活。

刘兴晔更愿意把开原叫作“丝关”。他说，东北亚商路多要经由开原：南边的布匹、丝绸、瓷器在此中转，北边的貂皮、人参在此集散；水路自辽河入松花江、黑龙江，可直达库页岛，“开原是丝源地，四座马市是货物集散的地方，长城关口是出口。”

明初马价表



锅布换貂参

很多人以为马市只卖马。“其实到明代中后期，这里早已是东北亚的大集市。”刘兴晔说。

开市之初以“官市”为主，朝廷重点收购战马，单次收购最多可达3000匹，由官方组织、定价兑付。后来民间贸易兴盛，“民市”兴起，交易品类日渐丰富，“马市”之名早已概括不了它的功能。

蒙古人、女真人带来马牛羊、各类毛皮、人参、松子、蜂蜜、东珠等山货畜牧产品；中原商贩运来铁锅、犁铧、粮食、盐、布匹、丝绸、瓷器。一来一往，串联起一条影响深远的“锅布—貂参”贸易链。

这条贸易链体量可观。据记载，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开原镇北、广顺两关留存一份半年交易明细，折合今天币值，交易额超过1200万元。刘兴晔告诉记者，明代东北八成以上边贸集中在开原，广宁、抚顺等马市贸易规模相加，也远不及开原。

马市交易有着严格规制：入市须核验敕书、登记货物、抽分纳税。据考证，弘治、嘉靖年间朝廷两次制定抽分标准，早期十六类商品中十二类征银、四类抽实物，嘉靖后统一改为征银，管理制度日趋完备。朝廷还推行“抽分银物清册上报制度”，每笔交易的品类、数量、税额都要造册归档。抽分税银一部分用于“抚赏”，赏赐前来贸易的部族首领，“以互市之税充抚赏”，相关支出在档案中记录明晰。

更难得的是，开原贸易通江达海：陆路驿道连通北京与江南，水路向南依托辽河漕运对接中原，向北沿松花江、黑龙江可抵达库页岛，陆河海联运，把这座边市纳入广阔的跨区域贸易网络。

特殊的窗口

流通的不只是货物，还有技艺、语言与习俗。

女真人从马市换回铁犁、铁锅，逐步掌握农耕与冶铁技术。开原三万卫依托马市发展，成为全国三大冶铁中心之一，冶铁技术向北传播，改变了关外部族的生产方式，不少原本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族群，开始从事农耕生产。中原百姓也经由马市认识人参、貂皮，熟悉边疆风物人情。开市之日，汉商、女真人、蒙古人会聚关前，译人穿梭其间，各族民众验货议价、完税交易，热闹如同一幅辽东版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交融还留下制度印记。明朝在开原设立安乐州、自在州，这是东北仅有的两处非军事行政州，专门安置愿意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民众。马市带来持续的人口流动，各族民众在这里落地生活。

马市也是一扇文化交流窗口。布匹、农具、日用器物的流通，带动生活方式互鉴。“满族的形成，本身就是一部民族交融史。”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理说，女真（满洲）族群在白山黑水间发展，长期和中原交往，吸收中原的语言、服饰、制度、技艺。马市就是这种交往最日常、持续的通道，铁锅、犁铧、丝绸布匹源源不断输入关外，女真的服饰、礼俗、生产方式也在交流中慢慢演变。“你看满族的服饰，从早期袍服到定型的旗袍，承载着中原文化的影响。这种交融不是一朝一夕，是几百年慢慢浸润出来的。”

在李理看来，开原马市最大的价值，是200余年的实践印证：不同民族可以在互市中互通有无、平等交往，在烟火日常里彼此理解、相互依存。辽东马市的设置，长期维系了边境相对安定，经贸往来拉近了辽东各族和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。

今天回望开原马市，它的价值早已超越古代商贸本身。200余年里，它搭建起多民族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，中原、蒙古、女真各族在互市中相知相依。那张敕书、那口铁锅、那些貂皮和松子，都是各民族长期往来、休戚与共的鲜活印记。

开原马市海西女真购入主要商品

年代 / 利用辽东档案	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	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
牛	488只	469只
骒马、马驹	27匹	——
锅	670口	231口
铧子	315件	4443件
羊	205只	183只
猪崽	103头	80头
驴	——	11头
绢缎	15匹	91.5匹
靴袜	542双	163双
缎袄	113件	206件
羊皮袄	250件	367件

开原马市海西女真售出主要商品

年代 / 利用辽东档案	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	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
马	——	130匹
人参	2851围	3445.5斤
各种皮张	1363张	6764.5张
蜂蜜	1610斤	1360斤
木耳	3435斤	1052斤
蘑菇	2086斤	3742.5斤
蜡	8347块	73.5块
松子	42.6石	8.5石

图表来源：辽宁省博物馆
本版制表 董昌秋

在场

没有台的双楼台

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并摄

出开原城往西，路笔直，半小时到庆云堡。11月的辽北，树叶落尽，玉米收完，茬子一垄一垄立在地里，一直铺到天边。车过双楼台村口，再走过一段田地，看见两个土包。土的颜色比田土深，上面长着野草。这就是新安关马市遗址。

“就剩这俩土包了。”武海军站在台下，抬手往上指了指，“砖，一块也没有了。”

他是双楼台村党支部书记，50岁出头，小时候常在这台上玩。



武海军在新安关残墙边讲述小时候的记忆。

寻访新安关

风从西边的亮子河方向过来，先掠过玉米地，再落到这两个土包上。

“我小时候，这台上的青砖还占一半。上头岗楼没了，剩下半拉茬子，人能上去走。两个台中间有个槽子，挺大，是平的。”武海军比了个高度，“上头是烽火台，烽火台上还有个阁楼，最高点，专门观望用的。底下都是青砖，连着城墙。”台子东边，一道土垄高出地面，庄稼长在上面，也盖不住那道脊，“那是城墙。”

记者跟着武海军绕台走了一圈。他说台前原来立有石碑，还有成对的拴马桩，如今都看不见了。经年日久，台体青砖陆续散失了。

这两座台，当地人叫双楼台。

明代《开原图说》在这一带标着新安关，关旁有昭德楼、宣威楼。明代新安关马市，是面向蒙古兀良哈诸部的互市场所，就设在这台下。咸丰年间的《开原县志》写得明白：“马市旧堡：古来宾关，邑西四十里，有土城一座……西门外更有土城围之，多有卖马者居。”

土城没有了，卖马的人也没有了。台子南边那条路，如今是505国道；再往前，是通关大道。

站在土堆上往北望，那边是曾经的“边外”。武海军说，小时候常听老人讲“边里”“边外”。如今路还在，界线已经看不出来了。

指着土堆前的一片空地，武海军说，听老辈人讲，当年部族交易要在这里依规开市，属于官方认可的互市，规模不小，远近闻名。“要是能做好遗址保护，带动村里发展文旅，那可是件好事。”他说。

边墙之内

马市均设在边墙之内，出入必经关口。

刘兴晔退休前是开原市旅游局局长，如今一门心思研究地方史。他拿笔在纸上画一道斜线，边墙、关口、市址，位置关系一画就清楚了。

开原位于辽东边墙北端，位置特殊，是明代北疆商贸往来的枢纽。依托互市，各族民众在这里交换物产。时间长了，规矩也就出来了：什么人能来，带什么货，怎么定价，怎么抽税，怎么抚赏。这些今天写在档案里的条文，当年是双方都熟悉的做法。

边疆的历史，有经贸互通的一面，也有冲突与博弈的一面。市可以开，也可以关；墙可以守，也可能被攻破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六月，开原城陷落，运行200余年的马市制度随之结束。

一个设想

马市没了，名字还在。

从开原城往北，马市堡、前马市堡、后马市堡；往西，庆云堡；往东，尚阳堡。一路数下去，都是马市留下的坐标。前马市堡、后马市堡这两个村名，记的是马市搬过家，女真马市最早设在城东北40里的屈换屯，因为设了市，那地方就叫了马市堡；嘉靖三年，市迁到威远堡镇的前马市堡，先前那处，便成了后马市堡。尚阳堡沉进了清河水库，水面底下，是当年的广顺关。

当年互市的具体情形，不少记在明代辽东档案里。档案里有部族入市交易的记录。史料记载，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常到开原、抚顺一带参加互市，熟悉边关的交易规制。对关外各部来说，这道边墙既是屏障，也是一套要学着打交道的规矩。

历经各种侵蚀，地面遗存保护并不容易。土遗址最怕水，也怕犁，翻一遍地，多少年才堆起来的台子就矮一层。如今的开原，也在想办法让这段历史“活”过来。开原地方文史学者持续做遗址调查和史料挖掘，三处马市遗址整体归入辽东镇长城（辽东边墙）文物体系，纳入文物调查保护范围。只是地面遗迹损毁严重，还没有建成独立的遗址景区。

刘兴晔有一个设想：开原是苗木花卉之乡，百里苗木景观本来就是现成的全域旅游底子，只需增设观景台、标识牌，把马市的故事穿插进去，投入不大，基础却好。难的是两件事——一是拿出可行的挖掘恢复方案，二是落实资金。这需要多方共同推动。

再看那两个土包，台形还看得出来，草底下就是夯土。200余年的事，如今留下的就是这两堆土。土里埋着的，是砖，是瓦，也是一段还没有讲完的历史。